

翠翠原是浦市人

柯云

一天，一位香港的陈姓摄影家，得知我是武陵源的开发者之一，向我索取一些相关资料。临别时，突然转过脸给我出一道考题，你是大湘西人，请问，湘西神秘的核心部位在何处？我干脆地回答： 凤凰。他摇摇头说，我已走遍整个湘西，应是泸溪的浦市。他接着讲了浦市的特色，使我心服口服，并达成共识。同时我又想起另一件事逐问他，你读过沈从文的《边城》吗？他点点。我又问，翠翠的原型在哪里？他答： 凤凰。我说，如此说来，你对浦市还不完全了解。他马上反问，难道在浦市不成，你有什么依据？

于是，我给他讲了一段真实的故事。

1982年，我在文化局从事文学创作。5月中旬某天，省文联作家宋梧刚来到慈利，找到我的领导，说他要到大湘西采风，为期半个月，要我陪同。领导征求我的意见，我一想，神秘的湘西特别是边城，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，便欣然接受了任务。

在出发前，宋梧刚讲了他的安排，先到永顺、保靖、龙山，然后去沅陵、辰溪、泸溪、麻阳，最后到边城花垣、凤凰收尾。人生的际遇往往出乎意料，我们在慈利一上火车，竟然遇见了在湘西工作的诗人夏天。他是长沙人，回家探亲后正返程。老朋友久别重逢，自然高兴，他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：沈从文携夫人张兆和从北京回了老家凤凰。我读中学时就崇拜沈从文，他的《边城》几乎成了我的日常读本，书中的翠翠便是我最喜爱的人物。宋梧刚激动得击掌大叫 天意，天意！。当即改变行程，决定先拜访沈老。

吃罢午饭，我们一行五人直往目的地。沈从文家住城郊的沱江右岸，是一栋老式的木房，屋周围砌了一道砖石院墙，座落在一片古老的树林里。阳光初染，河雾刚褪，林中山花野草散发着清香，大树上的鸟巢里，鸟儿似懂人意，唱着优美的迎客歌。山青水秀，鸟语花香，好一处风水宝地。

我们按照主人门上文字的提示，敲开门后，接见我们的是画家黄永玉，他头戴一顶灰色的工人帽，嘴里叼一根大烟斗，烟斗上正袅袅冒着青烟。他问明情况后，向我们约法三章说， 见沈老可以，但他老人家年岁已高，谈话不要超过一个小时，否则我就要下逐客令哦。他说这话，态度异常和蔼，面带微笑。

黄永玉将我们一行引荐给沈老。初夏的沱江，空气格外新鲜。沈老坐在禾场上喝茶，满头稀疏的白发，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，圆圆的脸上布满了和善可亲的笑容，毫无大作家的架子。听说我们是同行，便热情地和我们交谈起来，当得知宋梧刚曾在湘西工作时，两人竟忘情地谈起湘西的人和事。沈老谈《边城》的创作情况时极为投入。他声音轻柔，大概怕我们听不清，总是把头偏向宋梧刚面前。他一字一顿地说：小说中的主要人物 翠翠 确有原型，认识翠翠也是缘分。

沈老呷了一口茶，用他的小手绢揩揩额头的汗，继续说道。

那是民国六年，大约七月份，他刚入伍不久。那天，他们乘船来到泸溪浦市古镇，决定当晚宿船上。沈从文想进城逛逛，就借口船上住不下向班长建议借民房住宿几晚，但未获批准。他们从当地船上借了些稻草，在河堤柳丛下露宿了五个夜晚。一天，他和战友赵开明去了城南的一条小街，走着走着，一家名叫 富开兴的绒线店铺吸住了他俩的眼球。店中，有位长相娇美的女孩。这个女孩叫翠翠，十六七岁的年纪。赵开明对翠翠一见钟情，附在沈从文耳边轻声说： 这女孩简直像一朵花儿般可爱。 为了与翠翠套近乎，赵开明向沈从文借了两块铜板，找翠翠买了几根系草鞋的带子和棉绒。后来几天时间内，他和沈从文到翠翠的店里去了三次。赵开明动了真情，向沈从文发誓： 若是哪一天我做了军官，一定要翠翠为妻。

讲到这里，沈老见我们在笔记本上写个不停，做了一个手势说，你们不要记录，我只是随便聊聊。

沈老说，他正式写作是进入北京之后的民国十三年，动笔写《边城》是民国二十二年金秋。他与张兆和结婚之后，住在北京西城达子营的一栋寓所里，新婚给他带来了无限激情，在那个时期，他开始酝酿写中篇小说《边城》。由于写的全是自己经历的过往，特别是翠翠，写起来如乘春风。刚写完第二部，忽然接到一封告急的家书。母亲病危。沈从文是有名的孝子，因外出闯荡多年未在母亲身边尽孝心中本就极是愧疚，马上决定南下返家，次日便乘火车到了常德。

常德是他熟悉的地方。但一别十八年，也已与以前截然不同，有进步的气氛，也有新生活的氣息。因要等船，沈从文只好在城南一家旅馆住下，第二天去码头打听船情时，遇上一个与翠翠极为相似的女孩。经问，这女孩的名字未带有一个翠字，叫王春翠，是船老板的女儿，也是浦市人。心中暗惊：浦市出美女。

他乘了这条船溯沅水而上，在沅水整整行了七天，才到达泸溪浦市。

沈从文在泸溪等船时，来到当年的那条街上，他想顺便到绒线铺看下当年的翠翠。来到店前，正疑惑间，恰好有人进店买货，沈从文就随着那人进入店内，一个酷像翠翠的女孩向他们打招呼，这不就是翠翠么！沈从文差点叫出声来。女孩给那个顾客发了货，问沈从文，您想买点什么？ 沈从文本不买东西，见女孩一脸真诚，只好说买几两棉绒。女孩很客气地给他搬来椅子请坐，当女孩伸手去取货时，柜旁边火盆上的茶壶发出水沸咄咄的声音。房内传来一个男人有气无力的声音： 小翠，壶内水开了，你怎么没听到。 莫不是赵开明？刚好男人走了出来，沈从文一眼便认了出来。原来赵开明入赘了黄家。但与翠翠结婚后并不珍惜幸福家庭，整天赌博吸毒负债累累，导致后来家中一贫如洗，身体也瘦如干柴，刚至中年便成了个枯老头。可怜翠翠不堪重负，几年前就因害病无钱医治去世。现在，赵开明与女儿小翠相依为命。沈从文望着赵开明那副狼狽相，怜他又恨他，将身上本来不多的盘缠钱给了他一些，劝他戒烟戒烟。望着发辫扎着一绺白绒的小翠，心中一阵阵心疼，叹了两声长气。

略停一会，沈老岔开话题，望了我们一眼问： 你们去过浦市吗？ 我们同时摇头。他自豪地告诉我们，那可是一个好地方！如果说湘西是个聚宝箱，浦市就是宝中之王，也是个产 翠翠 的地方。他笑了，笑得很坦荡。

沈老很健谈，全然忘了只谈了一个小时的约限。我们起身告别时，黄永玉画家指着手表对我们说，你们已超时两个半小时了。我们与沈老依依握别。

香港的摄影家听完故事，很兴奋。说，明天我就重赴浦市，我也要寻找翠翠的足迹。

金沙滩日落

黄真龙

海上日落，见过，大约三次。太阳完整意义上地被海平面吞噬，大抵只有文景观中国南海日落那一次。带着某种遗憾与渴盼，我又启程，造访有着北方第一海滩 海上世外桃源 之称的烟台金沙滩，期待一睹北国海滨日落。

到宾馆已是傍晚，查了查手机，烟台日落在19：22。想要看此盛景，我需要与时间赛跑。粗略看了一眼地图，我便挤上了朝西西北方向行驶的公交。车内，我目不转睛地望着西边长达个多小时。等待是痛苦的，橙色的太阳从公交车前窗徐徐落下。从最开始灼灼耀眼，渐为斜阳沉沉，到最后，几乎已看不到暖色，浅灰已替代橘黄，甚至归于沉寂。

我再次确定日落时间，19：22。望着已然暗黑无际的城区，我似乎有些动摇了。

下车已是18：51，离金沙滩还有1.7公里。虽然地图上显示20分钟之内可以赶到，但我还是选择了奔跑，奔向海边。

海边还有一片橘红色的光，闪耀着整个西边。我确信那是可以追到太阳的地方，是可以看到日落的金沙滩。果然，当我从城区的巷子里穿了出来，一切都变了模样。不再是楼房林立，而是一望无际的沙滩，和更广袤的海洋。它们黄的、蓝的成为一片，紧紧连接着更远处的橘红与深灰。这是一幅美丽的海景画卷，和传统的山水画不同，它们更加热烈，更加笔墨浓重和艳丽，色泽耀眼，烁震天际。除了传统的中国水墨画的黑与灰，还有着浓郁而富有生命力的浪漫主义色彩。此时的金沙滩，有着无与伦比的宏大与隆重。

我从海边的黄海公路，三步并作两步地走进了沙滩。 北方第一海滩 自是与其别地不同，金沙滩的沙，几乎细腻成尘，稍走快些，就会 扬尘 。它们似无数黄色小精灵，在海风与夕阳中摇曳，吟唱着大海的歌。见过不少海滩的沙，似这般细腻与柔

软的，还是第一次。

望着西边，太阳已经没有了踪影。还只到19：11。我知道，并非太阳不等我，只是因为浓云、雾霭，暂时看不到它的面貌。

不过似乎这般更好，没有见到太阳 本尊 ，却可以透过光芒，望那绣着金边的云彩，分明愈加感受到夕阳的灿烂。一团浓云中，似有千万丈佛光，洒向尘世。那种宏大与威严，令人震撼折服；那种高大与伟岸，让我对太阳唯剩慨叹。自然之力的壮阔，让我这个 朝圣者 怦然。

太阳更沉了，再也没有了磅礴气势。但弥散开来的阳光，却铺满天际，变得更加温柔、静美，遗世独立。光芒斜射出来，直抵眼界穷尽处。到后来，西边完全没有了光亮，只剩了被镶上金边的云朵，淡然，优雅。最后，在无垠的黑暗中，露出一抹淡淡的橘红。夕阳，算是被金沙滩与西边的海平面，联合吞噬了。

金沙滩上的孩子们却正是开心。没有了太阳的炙热和暴晒，他们更加放纵，冲浪、玩沙、呐喊，以及各种嬉戏，沙滩成了孩子们游乐的好地方。也成了人们休憩的好地方，情侣们勾肩搭腰，喃喃细语。稍远处，海浪中还有游泳的人，他们在温暖的海水中，继续享受着太阳尚未褪去的温存。

我爱这北国海滨的日落之景。对着大海，我扯着嗓子高呼： 大海，我又来了！

是的，我又来了，又来到了海边，又来追逐落日，这是我生命的常态。我总愿意海边看看，深深感受它的辽阔，与无垠。我始终相信，山给人以沉稳，海给人以博大。

从沙滩上往回走，已是19：59。瞭望塔的灯刚刚打开，巨大的白炽光束照射着夜空，亮堂着每一条归家的路。



睡莲 李陶摄

八月，武陵源的湖光与山色

张建国

正旺盛，在晨曦中流光溢彩，引得一群山雀不停地叽叽喳喳，它们可能也是为一场春雨后突然变得五彩缤纷的山林在激动不已。到了现在这八月，山林收取了她妙曼的红衫彩袖，不再作春光女儿态，展现出的是一派生命力强劲的浓绿。

面对武陵源这苍翠的四围山色，我听村里的老人们发感慨说，现在好了，山上的树长起势了，天干也干不到哪一程，下大雨也不会涨大水了！有经验的老人知道山上的绿色，便是山下的水源。山上的万顷绿波，呵护着山下的湖水与山间的条条涓流，同时又保护着山上的每一寸泥土。

八月，除了这阳光普照的日子，也有雨雾蒙蒙的时候。雨中的山林群峰，别是一番景致，无论是绝世独立的天子山、袁家界、杨家界等景区，还是远离尘嚣的林场、原始次森林，或者是古树环绕的村落，似乎全都变得更为轻盈灵动。雨将所有的山林都罩上了铺天盖地的淡青色轻纱，妩媚青山，一时幻化成了泼墨山水写意；雨，御风而行，水，御光而行，在天地间潇洒得无与伦比！而积雨云在群峰之上如疾驰的浪涛，涌向东，或者涌向西，无拘无束，快意逍遥。山中所有的树木花卉，以及土地上的作物们，等到了如期而至的雨水，精神抖擞地生长着，开花、拔节的声音，与风雨声融合在一起，如同大提琴奏出的和弦之音。村里的老人们便会说，好，好！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！往往是一场豪雨之后，索溪河水面变宽，小鱼小虾们成群结队浮出水面，村民们会提网搬罾地来到索溪河畔捕鱼捞虾，大人小孩都在水里撒欢。斯文些的蹲坐于水畔的芦苇下，一根长杆等着愿者上钩。鱼鲜虾美的收获尚在其次，重要的是这片山水带给人们的无穷快乐。

凝碧的山色，保障了千峰万壑间的条条涓

蒹葭苍苍

王月冰
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有位伊人，在水一方。 这是《诗经》中被大家朗诵得最多的一句诗，意境优美，带着爱情的神秘气息。

蒹葭，百度上把它解释成没长穗的初生芦苇，可我更喜欢把它译为芦花盛开的芦苇，因为芦花对应

苍苍 似乎更般配；还有后面的白露为霜 ，白露节气时的芦苇，应是芦花轻霜。

天气微凉，秋已来临。秋，是大自然的第二春。爱情的种子，到了秋天比春天时更饱满。 一河清水从芦花海里蜿蜒流淌，有位伊人，窈窕婷婷于水边，长发及腰青丝飘飘。她的身影牵动着男子的视线与情丝，蔓延，缠绕，缱绻。这古诗词中的蒹葭，浪漫与爱情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上学时，我读 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 ，也欣赏其中的浪漫意蕴与美境。但在很长时间里，我一直觉得，劳动者手中的蒹葭，与浪漫无关。芦苇的秆，在老百姓手中被织成芦席。古代的百姓，还会拿芦苇来盖房子。小时候，我看到父亲经常出去打工。母亲说，父亲是去江边给芦席厂老板砍芦苇。每年深秋初冬时去，腊月回来。后来在外婆家的旅店里看到背芦苇叫卖的小商贩，我就忍不住想，那些芦席里的芦秆，有的就曾在父亲那青筋突暴的手中停留过吧，于是很想上前去摸一下。我母亲喜欢用野外割来的带芦花的芦苇竿子做扫把，把花絮去掉后，柔软绵厚，扫起地来十分熨帖。童年时的乡村，几乎每户人家的墙上都挂着这样的芦苇扫把。

大学时一位室友有个软软的枕头，枕套是牡丹花的棉布，她掏出枕芯给我们看，里面填充的竟然是风一样的芦花花絮。她说她家乡的姑娘们都喜欢在冬天时去采芦花，用芦花花絮做枕头。在她的家乡，夫妻新婚时同床共枕的那对枕头一定要是芦花的。我第一次听闻，民间的蒹葭也是这样浪漫。

有一次去外地，经过大片芦苇林，忍不住驻车观赏。芦花丛中，有割芦苇的汉子拿起一根芦苇，折断成小管状，又稍微割了一下，然后对着天空吹出嘹亮清脆的旋律，一旁的女儿欢喜惊呼。这大概就是古代流行的芦笛吧。我后来站在那，听了很久。

上个周末去乡下的一位朋友家，走进她家新建的宅院，书房的大木桌上用广口的红釉瓷瓶插了大束的云朵一般的芦花，美极了。

原来，蒹葭之美与浪漫，既在我们琅琅朗诵的诗歌中，也在民间，在生活于蒹葭丛边、芦花迎风泛浪的乡野之中。

流。这条条涓流，润泽了山林中的所有植物，然后，殊途同归于宝峰湖、索溪水库，以及不舍日夜皆在低吟浅唱的索溪河。屏除了山外尘嚣的武陵源的水，清冽透亮，闪烁着纯粹的水光。每当山外的游人所乘坐的环保车经过山中的索溪水库时，面对澄碧透亮的、正在八月的阳光下闪烁着蓝宝石光芒的宽阔水面时，会惊慕不已，目光所至，能涤荡尽胸中所有的尘虑。八月的宝峰湖，更是以妙好的潋滟波光，惊艳着人们的审美情怀。阳光山风中，宝峰湖端庄静好，深水无澜，只将高天上的云、周围的山峰树影，轻揽入怀。这深邃水域，使宝峰湖拥有沉静淡然的气质，一幅定力很深的隐士风度。无论是春有百花冬有雪，夏日凉风秋夜月，宝峰湖任凭季节轮回，湖水皆是清澈透亮，波澜不惊。喜欢在八月晴空里游荡的云，会幻化出各种姿态在湖面上空掠出，如镜的湖面欢悦地倒映出云的千姿百态。然而，云来云去，毫无羁绊之意，水面仍然清澈透亮。而在春天，山崖上开遍的山花，虽尽力将水面映射得五彩缤纷，待繁华落尽，湖面仍然不染纤尘。我忽然觉得这深山中的宝峰湖，居然拥有圣人所开示的空性智慧，能容纳大千，却不染一尘。远道而来的游人，对面宝峰湖，是否该萌生朝圣的情怀呢？

八月，夜空下的武陵源另有一番静谧之美，青山寂寂，碧水茵茵；鸟归其巢，兽归其穴。皓月当空，银光流转于千峰万壑，以脉脉温情抚慰着含灵万物。星河渺渺，俯瞰山川大地，恒守着岁月时光。此时的山色与湖光，皆如鸿蒙初始般鲜美灵秀，却蕴含着博大的、生生不息的无穷力量